新闻热线：010—58884061
E-mail：changetougao@163.com
■责编 句艳华
科技日报
2016年12月24日 星期六

■玉渊杂谭

草根们做个“吃瓜群众”也挺好

文·杨 雪

“汉语盘点2016”揭晓，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十大网络用语出炉，严肃的和轻松的各有涉及，基本全面地反应了今年的社会热点和关切。通读一遍上榜的二十多个词儿，最喜欢还要数“吃瓜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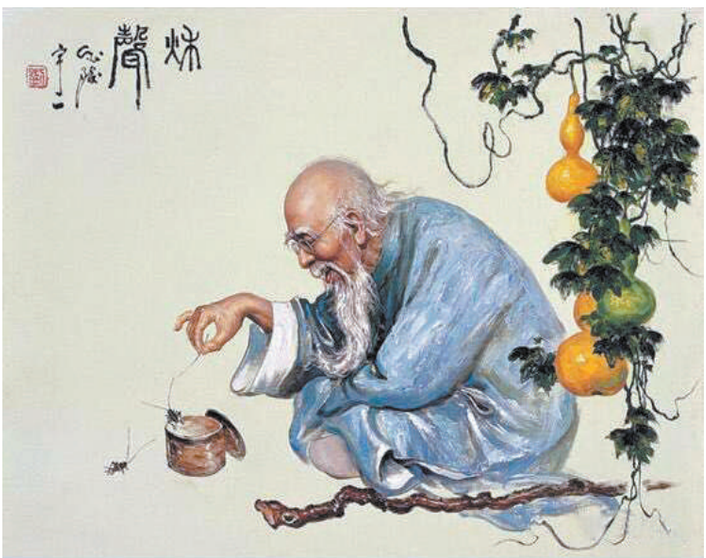
对各种讨论、发言、声音、质疑持围观态度的人们，即称之为“吃瓜群众”。其出处考说法不一，比如有说是由坐在戏院前排吃瓜子的群众演化而来。我个人则倾向“公路新闻说”——有记者去采访一个老伯，老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在吃西瓜——后来跟帖里就有人评论：“我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而后流行。

这个“梗”的构成要素很简单，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幽默特质，足以笑好久。笑只顾着吃瓜的老伯，实际上嘲讽的是自己。在信息满溢的时代，我们不可避免地获取着那么多信息，却基本无从得知真相，每个人每天其实都是吃瓜的老伯。大家用一个“吃瓜”的状态，标榜一种事不关己，不予置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

这种社会心态的形成，离不开频繁爆出的网络事件。它们总是一件比一件离奇，一件比一件争议大。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咬人，罗一笑父亲罗尔慈善套路营销，中关村二小学生遭欺凌受伤害……是非、法律、伦理，知道得越多讨论得越多，义愤在所难免，却无从拍案而起。当形形色色耸人听闻、善恶莫辨的社会事件扑面而来，除了围观，我们毫无办法。

吃瓜群众实际上是一种无厘头式幽默，小人物难展大抱负，只好在集体无意识下蜷缩起来，干脆让自己麻木。这种语言流行方式与草根文化相生相伴。比如按我的理解，“小目标”反映了草根对照精英后的自嘲——1个亿对富人来说是脱口而出的“小目标”，对穷人来说是一辈子无法轻言的妄想；再如“洪荒之力”，其实是网友突然看到奥运健儿甩开了“感谢CCTV”的套路，居然可爱得和普通人一样有点“二”，然后顿生好感。

种种搞怪的流行语，说明草根正在草根的活法中努力制造属于自己的乐子。是啊，在这个浮躁、焦虑、谈理想太扯淡的年代，何以解忧？我发现做个吃瓜群众，挺好！



本月23日至2017年1月7日，“复兴之路·刘宇一作品画展”在中央党校图书馆举办。

图为刘宇一作品《秋声》。

■影像空间

《长城》为什么是部科幻片

文·郑 军

几年前，《长城》这部电影刚刚立项，娱乐媒体就冠以“科幻片”名头。慢慢地，媒体不再说它是“科幻”。直到公映，海报上完全没有“科幻”一词。然而看完全片，你会发现它正是这几年流行于中国的隐形科幻片——不注明科幻，但确实是科幻片。

提到科幻，大家会觉得背景一定在未来，至少是近未来。其实科幻里面有个亚类型叫“蒸汽朋克”，就是以过去为背景展开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蒸汽机推动的计算机，南北战争中的机器大甲虫。它们在历史上当然不存在，所以是科幻。

科幻片作为类型片，不仅仅贡献新故事，更给文学艺术贡献了新主题，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冲突，主流科幻片要把它摆在人与人的冲突之上。传统影视以人与人的冲突为主线，并且总要设计反派，让他们成为邪恶化身，与正派人物较量。

然而，《长城》明确以人和自然的冲突为主线。电影里的“饕餮”虽然是按照中国古代同名神兽形象设计的形象，但并没有宗教意义，更没有魔法。而是描写成类似于渡渡鸟、剑齿虎或者猛犸象那样，是一种与人类伴生到近代才灭绝的凶兽。

一些影评认为这部电影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是传统影评人分析科幻片的通病。他们不知道如何挖掘人与自然的冲突，只好去放大其中人与人冲突的副线。不管科幻片如何强调人与自然的冲突，总得放些人情戏在里面。比如灾难片《2012》不仅有火山、海啸，还讲夫妻如何破镜重圆，但这些人情戏不是科幻片的重点。

除了人类抗击猛兽，争取生存空间外，电影里还有一条副线也是科技话题，那就是主人公跑到中国盗取黑火药信息。影片以宋朝为背景，当时中国技术领先世界，确实有外国人跑过来，盗取从造纸到养茧的各种技术情报。影片为此还从西方主人公的角度渲染火药的威力，以突出中外技术差距之大。《长城》与韩国电影《神机箭》一样，都是利用科技史元素发展出来的科幻故事。

电影里甚至有类似科学实验的情节。人们推测磁石可以催眠“饕餮”，便活捉一只进行实验。大臣不断移动磁石，看看在多远距离上还能起作用，并让部下记录这些距离。虽然实验过程很原始，但却是实验思维的体现。这种类似探索发现式的情节在其他类型片里完全看不到，却正是科技活动本身的主题。

科幻片在叙述时也有自己的特点，就是较少煽情。科幻片的情节是这样的：出现问题——如何解决——衍生出新问题——又如何解决。观众往往被其中的技术细节所吸引，重点要看看合理不合理，所以煽情戏在科幻片里并不多见。

这也与传统类型电影不同，那些着眼于人和人冲突的故事，强调性格决定命运，总是把人物性格夸张化，尤其不放过煽情情节。而在《长城》中，无论是主人公放弃求生机会，共同打怪，还是小兵舍己救人，如果换成其他类型，都是重要的煽情点。但在《长城》中，这些情节一带而过。

无论主题、题材还是叙述方式，《长城》都非常地科幻。当然，因为主创团队里面老外很多，还不知道中方人员在这些方面有多少自觉意识。我把上述优点举出来是想告诉中国电影人，如果要把科幻片拍得像，哪些方面才是重点！

■桂下漫笔

舟山火鸡与圣诞悲欢

文·胡一峰

圣诞节又到了。前几年，为了国人该不该过洋节，争论不息，这两年似乎消停了一点。如果翻一翻故纸堆，就会发现圣诞节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于它的不同看法就一直存在。

至晚在大清同治年间，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媒体上就已经提到圣诞节了。1872年的《申报》上的一则消息说，“二十五日则为西人之一大佳节，盖相传为耶稣诞日也。”而在上海民间，圣诞节又被称为“外国冬至”。对此，《申报》还专门辟过谣，“今日为耶稣诞辰，沪人谓外国冬至，实则外国曷常有冬至哉，俚谚无稽殊堪一噱”。其实，“外国冬至”这个名字虽然不准确，但颇符合文化传播的规律，让这个外来的节日和本土的民俗找到了对接的榫头。

中国本也有自己的“圣诞节”，不过指的是孔子诞辰。在尊孔的那些年月里，政府与民间也都会组织一些庆祝活动。袁世凯还专门为此发布过指示，但或许因为历史上的尊孔者总是令人讨厌。在强劲的西风吹击下，圣诞节的名号渐渐从孔子移交给了耶稣。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圣诞节已成为上海这样的口岸城市中的重要节庆活动，而且还加入了不少中国元素。比如，在上个世纪初年上海的一次圣诞节活动中，不但有唱诗这样经典的西洋节目，还有拳术、双簧、鼓书、滑稽剧等文艺表演。而圣约翰大学庆祝圣诞时，也安排了粤曲。可见，圣诞节的洋瓶子装上中式的酒，丝毫没有违和之感。

时尚如水，总是从较高的阶层流向较低的阶层。当时，热衷于过圣诞的，不仅是普通民众，还有知识分子。比如，陈序经就在家中举办圣诞晚宴，邀集亲朋好友相聚，跟着家长赴宴的小朋友们围着圣诞树捉迷藏、吃蛋糕、分圣诞礼物，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仍很兴奋。陈序经是近代思想界所谓“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但我想，这或许并非他重视圣诞节最要紧的原因，更重要的应该是他执掌的岭南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过圣诞节是一种规定动作。1950年，政权已经更替，但思想文化的肃清尚未完全展开，宗教节日气氛在校园中依然不减，陈序经仍然约请了朋友们聚餐。不但岭南，其他教会大学也是如此。比如，过圣诞节时，著名的燕大歌咏队必进城到北京饭店公演，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外籍人士。几百人的男女声四部大合唱队，由音乐系主任范天祥教授亲任指挥。“圣诞节夜，范天祥教授还要率领歌咏队在燕园中游唱一周。在小驴儿拉着的车上放置着风琴，范教授坐在车上，按动风琴，车后是歌咏队，圣经队，随走随唱”，虽然我们无缘亲见，但想来这也是校园一景。

民国时期的明信片

虽然知识分子对圣诞节报以青眼，但近代中国的现实处境却不由得人不把慈祥的圣诞老人与坚船利炮联系在一起。正如蒋梦麟所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着炮弹飞过来的。

当时，反对圣诞节的声音与“非基督教运动”联系在一起。共青团照例充当了先锋。1925年12月12日，济南的团组织发出《非基督教大同盟宣言》，指出圣诞节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宣传帝国主义的威德的日子，也是我们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肉搏的日子”，号召在圣诞节前后一周，掀起一场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从帝国主义的迷魂阵中，救醒我们整千累万的昏迷不醒的可怜同胞！”1929年12月18日，共青团中央发出通告，号召各地团组织利用圣诞节的时机，布置“非基”工作，散布宣言标语，举行群众集会，与基督教青年会争夺群众。但在当时的一些漫画中，人们也祈望圣诞老人让军阀停止混战，为国家带来和平，于是，画中的圣诞老人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给难童送去了礼物。

但在商家看来，圣诞节则是一次难得的商机。这一点，真可谓几十年如一日。20世纪初年，各种打着圣诞节旗号的广告已层出不穷。一直很会搞营销的“艾罗补脑汁”打出了“圣诞老人不畏严寒，就是因为服用了艾罗补脑汁”这样的雷人广告语。商家的智慧总是无穷的，圣诞老人不但被要求说“新年鸿运通”这样的中式拜年话，连拉雪橇的驯鹿也换作了花猫。也就在共青团大声疾呼抵制圣诞，拯救同胞的那几年，十里洋场的各路商家却在绞尽脑汁利用圣诞挣钱，百乐门、米高美纷纷举办通宵的圣诞舞会，连虹口一带的中低级舞场也热闹异常；爱普庐电影院为庆祝圣诞，日夜开映三次；冠生园则专门创制了“圣诞快乐菜”。

圣诞节当然离不开火鸡。而当时最走俏的舟山火鸡，据说是鸦片战争期间占据定海的英国军队遗留的品种，“体态别致，肌肉丰满”，当地农家争相饲养，俨然成了定海特产，每年行销上海数万只。因为火鸡供不应求，有的饭店竟然挂着鸡头卖鹅肉，做起了冒牌火鸡生意。

回头来看，不管是抵制、欢呼，还是趁机捞一笔，圣诞老人已经在神州大地上走过了一百多年，就像那只被英国军队遗留在中国的火鸡，如果你觉得不好吃，没必要为了时髦勉强自己，但如果你觉得好吃，那就痛快地去吃吧！

■窗外有风

美国年轻人怎么花钱

文·邵 鹏

2016上半年开始，汉语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裸贷。直到半年多以后的今天，媒体、社交网络乃至茶余饭后，关于这个话题的热烈讨论还在继续。这个新生的事物也吸引了世界主流媒体的关注，从6月份开始，包括《纽约时报》《卫报》和BBC在内的媒体都陆续进行了报道。不由想说说北美这边的情况。

北美的年轻人对于非法的经济活动嗅觉更为灵敏，像裸贷这样的事不太容易上当。在法治健全的发达国家，违法代价高昂，教会孩子从小分辨对和错，违法与合法，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北美，即使面临经济困难，年轻人也没必要触碰利息畸高的贷款。美国有多个层次的针对大学生的学生贷款，用以支付高等教育的花费。联邦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向一些专业的大学生提供政府担保的贷款。超过六成的大学生会寻求各种贷款帮助完成学业。除了政府，银行及私营机构也有针对大学生的贷款。“欠债”是发达社会的一大特征。只要风险控制合理，把压力分散掉，“寅吃卯粮”未尝不可。据媒体报道说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43岁时才完全还清自己的助学贷款。

美国的年轻人普遍具有较好的财务和健康消费的意识。对于金钱的观念是从小被一点一点建立起来。或许你在美剧或者电影里看到过两个小学生在大街上摆出一张简陋的小桌，上面摆着自己做的手工作品或者妈妈帮忙烘焙的点心，用义卖的方式为自己的小小“慈善项目”筹款——这是每个美国人都经历的成长过程：小学会定期或不定期的让孩子们义卖，把所得的款项捐献给慈善机构。如何合理地获得金钱，就被用这样的方式教会给孩子们。诚信，也被这种方式教给孩子：在街上花钱购买义卖物品的人们，会慷慨解囊，而不会怀疑孩子们获得金钱的真实意图。

稍大一些，学校里会教有关财务方面的知识，比如如何根据自己的收入制定消费计划、控制支出。你在美国超市里购物，常常会遇到不少人拿着列出的清单寻找货品。看上去有点儿死板，不过你不知道的是，也许这个清单是在计算了总价，根据自己的支出计划做出的。

或许是从小就知道赚钱不易，相比于东亚国家的同龄人，美国的年轻人似乎有更为理性的消费观念。倘若你问，美国人花钱是大方还是小气？应该说，计划的时候很小气，合理花钱的时候很大方。有人说美国人是最能花钱的民族，中国人是最能攒钱的民族。在美国年轻人的消费项目里，诸如运动，旅行，为自己充电的课程是不可少的项目，但通常会周密计划。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对于追求提升自我，提升生活品质及个人发展更为在意，也愿意投资。而我们的年轻人似乎对于品牌服饰、奢侈品这样有亮丽外表的商品更为痴迷。跑车和昂贵的衣服这些东西和北美大学校园文化与价值观格格不入。美国的年轻人在校园里永远穿着舒适又实用的牛仔裤。而且在崇尚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美国，不通过工作获得财富，实在没有炫耀的必要。不久前在媒体上读到的一组数据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根据某管理咨询公司201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奢侈品消费的顾客群里，19到34岁的年轻人占到了近4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群体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上的人群。

让山区农民的慢生活，接驳时速三百多公里的高铁。

路

高铁，这大概是最少争议的中国名牌了。里程，世界第一；速度世界第一。中国领导人出访，一有机会就会向世界推销中国高铁。让咱这很少有机会自豪的平头百姓，也会冷不丁地自豪一回。

铁路的朋友招呼朝胜，去广西百色的凌云县，参加一个“无轨高铁站”的启动仪式。从广州坐高铁经南宁到百色，七个多小时。下了火车，换乘公交，从尘土飞扬的公路杀出城去，开上柏油的山区省道，起起伏伏了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凌云县。凌云县是哪里？广州来的朋友眼里都打着问号，客客气气地与县里接待的同志对付着“头一回来，头一回来……”其实，几位孤陋寡闻地都不知道广西有个凌云县。

书载，秦代以前，这里已有壮族及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历史上被称为“獠人”“俚人”“雒越”等，是岭南百越（百粤）各部落的一部分。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地区。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凌云属桂林郡。宋改泗城州，清乾隆五年设凌云县并置泗城州府，相当今天地级市政府所在地……

我们居然不知凌云?！更加让我们惊诧的是，这还是个诗词之乡，自凌云县首任行政长官“土司”开始，这个县里的人就热衷吟诗赋词，有名有姓地流传下来就有上千首诗词，加上壮族的歌、瑶族的舞，山环水绕林木苍翠，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在人杰地灵的歌舞升平中，终于出落成一座美不胜收的国家级贫困县。

县城中心，突兀地建筑一把高达数米的大茶壶，昭示着这里是名茶之乡。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出入相约，都是“大茶壶”见。

扯远了。这个距离百色高铁站90多公里的凌云县，建设启动了“全国第一个高铁无轨站”。在凌云的高铁无轨站可以直接购买百色去全国各地的高铁票，由大巴车，将旅客直接送到百色高铁站“无缝接驳”。实现与南昆客运专线、全国高铁路网连通。号称4小时到南宁，7小时达广州。这对半辈子没去过南宁，一辈子没去过广州的山里人来说，简直是一步跨越两时代！

到了那座新落成的高铁无轨站，和旅客售票处相对的一个货物行包交运处，这让我眼睛一亮。把各类山货特产、茶油果蔬往这里一交，该去哪就去哪。对于这里的山民同胞而言，又简直是一步跨入全国大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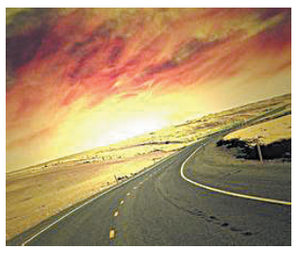
激情洋溢的县委女书记，在开启仪式上宣布，这是利用高铁扶贫的新模式。我望望身边广铁集团的朋友，他懵懂地点头“也是，也是哦……”

我和广铁集团的朋友掰着手指头算，在每个高铁站（算不清全国一共有多少高铁站），建设凌云模式的“高铁无轨站”，让高铁服务覆盖直径两百公里区域，就算目前的高铁不再发展（那是不可能的），也可以在高铁沿线，建设一连串的高铁经济圈。以前是“要致富，先修路”，现在是“要大富，用铁路”。一个“高铁无轨站”，居然就将远在90公里开外的凌云，与高铁“无缝接驳”了。让山区农民的慢生活，接驳时速三百多公里的高铁。让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高铁，去为国家贫困县“扶贫”，我不得不说貌似憨厚的女书记“真贼”！

在凌云县里遇到了一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听他说曾在共青团干过，还在省科技厅干过。朝胜赶紧套近乎：我也在县委宣传部干过，一问他没有出生；我也当过团干部，再问他还没有出生。后来，1980年代他出生了，考北大，学生物，考科技厅，调团省委，任职凌云县才半年……他拿一本厚厚的凌云县古今诗词选，站在我身边很文学地给我介绍，有很多好诗，瞧瞧这一首多豪放。看看这一首……在几百页的厚书里，他口里背诵着，手里准确地翻到一首又一首。那情景好像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和凌云比邻的长寿之乡八马，在全国乃至世界都闻名遐迩，而山光水色人寿俗醇还胜八马一筹的凌云，具有千年州、府、县治地历史的文化古城，素有“山上水城、古府茶乡、宜居天堂、养生福地”的美誉，却如一颗藏在深山里的明珠。他们盼着高铁带给凌云客似云来。说实话，值得一来。

就让我们相约“大茶壶”。



科技日报 625
邮箱：1611419167@qq.com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1.50元